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徐家汇及其周边地区位于上海的西面,以前我们都习惯叫它西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它的印象只停留在那里有两座教堂。

住在西区的文艺人倒是很多的,在文区聚集了很多外国人留下的洋房,在贝当路(衡山路)、白赛仲路(复兴西路)、福开森路(武康路)上走走,街景是很不一样的。上世纪40年代,靠近现在广播电视台的地方,有一个虹桥俱乐部,附近有美国学校、美国教堂,算是很有名游乐场所。结婚后,曾经和全家去虹桥玩,金焰会去打网球,我们则在草地上晒太阳。

电影厂旧址的地下室里曾有育婴堂,刚解放时,我们去参观,看见墙上血迹斑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

对于我而言,徐家汇还有一段特殊的回忆。当年,金焰和王人美曾经在徐家汇住过一段时间,对他们而言,也是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日子。

那时候,金焰和王人美刚结婚,把家安在教堂后的老房子里。一个是电影皇帝,一个是女明星,郎才女貌,是圈子里叫人羡慕的一对。可惜后来上海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要求金焰出山,而金焰坚决不从。据说,他们假借送朋友,在船码头最后上演了“掉包计”,顶替了朋友的名额,才得以逃离上海,坐船转道到香港,再辗转至桂林。在逃难过程中,交通不便,多有险阻,两人筋疲力尽,情绪低落,难免会有矛盾。

因为这段往事,我后来专门去徐家汇找他们当年住过的房子,可惜已经被拆了。

我曾经在复兴西路上的玫瑰别墅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20年前,电影厂为帮我改善居住环境,让我搬到了现在位于衡山路吴兴路的家。那一年,我正好接拍了岑范先生导演的《梦非梦》。我饰演一个歌剧演员,因为演员的丈夫突然在车祸中丧生,女儿接受不了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我”不但要面对工作的压力,还要照顾生病的女儿,正当“我”焦头烂额之际,刘琼扮演的精神病院院长给予了“我”很大帮助。

那部戏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宛平公寓拍摄,每天我穿过建国路去拍戏,迎着朝阳出门,看着身边的车水马龙,心里很是踏实。那时候,我家对门还有一个风雨操场,我在那里学自行车,可惜才学了幾次就不让人进了,至此我只会骑,不会上下,好不遗憾。

刚搬到吴兴路的时候,周围还没有起高楼,从家里眺望徐家汇方向,可以一直看得很远。再后来,商业设施一幢接一幢地建起来,美罗城、东方商厦、六百、港汇……徐家汇变得越来越繁华。回想以前肇嘉浜路上都是臭水沟,停着破败的小船,岸上的棚户区住着愁苦的人们,好像永世都难以改变的感觉。再看看现在的徐家汇花园,四季如画,令人赞叹!

雨果说: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而厕所呢?

六年前经过某个小城,在车站下车后,急匆匆地走进车站旁边的厕所,进去还不到一秒钟,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来。那叫什么叫厕所?污水遍地,臭气熏天,蚊蝇四处乱飞,人刚一进去几乎被熏晕……何止一个“触目惊心”了得!简直是恐怖!因为这个“臭”名昭著的厕所,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座陌生的城市。

六年后,再次经过这座城市,再次走进六年前让我记忆犹新的厕所。车站还是那个车站,厕所还是那个厕所,厕所里的景象依然如故:蚊蝇四处飞,污水遍地,臭气熏天……依然是那个让人片刻都无法忍受的味!当车子开进这座城市时,我看到楼房盖得更高了,店面开得更多了,这座城市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都在飞速发展、变化着,只是车站的厕所却像一个钉子户一样,让人痛心,更让人无奈、无语。我对这座城市感到深深的失望。

厕所也可以算是一座城市文明与否的脸面,只是这座城市脸面却让它和肮脏、齷齪这样的词连结在一起,不得不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悲哀。更可悲的是,让人记住一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旅游景点或者人文的街道、别致的小店,而是因为它的臭气熏天的厕所!再过六年,如果我再次来到这座城市,那个车站的厕所还会是那样让人“惨不忍睹”吗?

社区服务要“便民化”

高国春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退休后都将生活在社区,加强社区服务显得尤为重要。应当看到,近年来我国社区服务功能得到提升,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容置疑,社区服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方便』就是一个突出问题。

要实现服务『便民化』,社区服务首先要以人为本,在服务理念、服务本领、服务内容、服务体系上发展提高,真情关心社区居民疾苦,解决社区群众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二是充分发挥网络作用,实现社区服务信息化。三是社区服务要在细化上下功夫。社区服务不能大而化之,要从细节入手。要分门别类,因人而异,针对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开展服务。

摄影的本体语言与生存方式

——余慧文摄影作品解读

林路

摄影的存在有多种可能。摄影的第一种存在方式,以客观现实记录为底线。也就是说,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范畴,目击和尽可能地客观呈现,是摄影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媒介的关键点所在。摄影的第二种存在方式,就是其主观的艺术创造空间,从而可以和绘画以及其他当代艺术样式同场竞技。这时候摄影的存在,更为强调其个体的创造力和情绪化的营造,从而在心灵的层面达到融合的可能。摄影的第三种存在方式,拍摄者将照相机作为一种瞬间即可灵活操控的工具,面对镜头前的“风花雪月”,无处不在留下世界“美”的痕迹。

审视余慧文的创作历程以及最终的成果,其实作为摄影第三种存在方式的最高境界,从某种意义上也融合了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将其作品定位为:“将‘致广大’的意境和‘尽精微’的情怀结合在一起,耐人寻味。”说出了其中的可能性——娴熟运用数码接片技术,通过高清晰超宽幅的画面、壮观宏伟的气势,在赋予作品宽阔的视野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更是借助细节的力量,展现了摄影与生俱来目击世界的强大力量,可以说是第一种摄影语言的极致体验。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王瑶借助“刚柔相济,情景交融”对余慧文作品作了概括,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摄影者对主观创造空间的情感融入,将心灵的闪光或者说主观的魔力巧妙介入其中,透析出当代摄影不可或缺的某些要素。摄影和人类的感觉并非两种不同的东西,摄影只是延伸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当面点清

赵全国

小时候听中篇评弹《大生堂》,说许仙开药店,有手一抓准的绝活,接过铜钱也不数,掂一掂就丢进钱箱,动作潇洒利落,顾客都产生了一种被信任的愉悦感。或许是受此影响,后来我与亲友交接钱财时总不好意思细点,直至插队遇到了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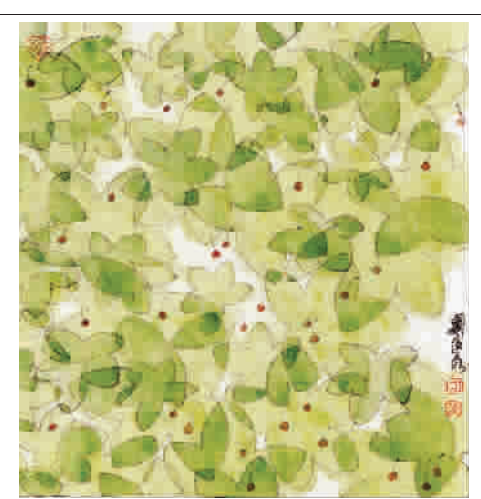
当时901地质队驻在村里,跟知青很亲近。一次有个家属来借米,小杜用竹筒舀了20筒,每筒半斤。几天后她端着竹箩来还米,说要当面称过。小杜笑道:“都是老熟人了,谁信不过谁呀?”她坚持要称,小杜夺过竹箩“哗啦”一声将米倒进米缸。她显得有些尴尬。很久后,才有人辗转传话来,说她怕家里秤不准,有意留了半斤余地。糟糕,原来是这样!

放风筝健身效果好

姚卫国

仰,时跑时行,时缓时急,手、脑、眼三者协调并用,能使身体的各部位得到充分的舒展。同时,放风筝时,极目远眺风筝的千姿百态,可调节视力,消除眼肌疲劳,对改善视力、预防近视有较好的疗效。特别是放风筝还是一项很好的健脑运动,因为在放风筝时,如何处理好风筝和风向、风速的关系,就不得不令放飞者动一番脑筋。放风筝前如果不先花点脑筋了解风的方向和速度强弱是放不好风筝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把风筝放飞起来。而怎样才能知道风向与风速呢?这就需要动脑子,比如通过观察附近的旗帜或天空的云朵,看它们飘浮的方向就可以判断风向;或者也可拾起枯草或一些小纸片向空中抛去,测出风的正确方向。再有,当风向突然改变的时候如何应对、当风筝突然下坠的时候如何应变等,既需要放飞者精神高度集中,更需要放飞者面对意外情况处变不惊,善于动脑子,及时反应,才能化险为夷。

听老人说放风筝有这么好处,我不禁动了心。我选了社区广场的一处开阔地带放风筝。



悬铃木叶轻摇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文并图

新华路上有文缘村,文缘村边有新华书店——是这条著名林荫道上唯一的一家书店了。今年书店装修,待到门脸焕然一新,书店却蒸发了。

新媒体诞生,原只是打破纸媒独霸的天下而已,各尽所能的合理份额,需要耐心磨合。我们的新媒体却显然与别国不同,大有灭此朝食

我抬头望望渐疏的悬铃木树冠,忽有所悟:“焚书坑儒”其实有可能渗透在我们骨髓里。

我考问我自己:我有没有为名目不同的“焚书”出过力?我有没有为技法各异的“坑儒”使过劲?为何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弄得灰头土脸、形容委顿?为何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却养得肥头大耳、腰圆膀粗?我有没有为土鳖丛生、土豪苗壮提供过优质温床?

一边是阅读量急速萎缩,一边是新私塾豪华登场。报道喜洋洋描述新私塾新气象:古装童子背书诵经,摇头晃脑,仿佛三昧书屋转世投胎……

悬铃木叶轻摇,我一时竟被摇迷糊了。

个世界的进程。余慧文的镜头,巧妙地规避了简单的“优美与和谐”,或者说在“优美与和谐”的层面上,将其推向两个极端——情感极致的崇高和细节体验之微观。

关于崇高的审美,可以在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和作家爱德蒙·布克1756年的著作中找到定义,他将崇高和美丽进行了区分。布克相信崇高和美丽的区别主要是情感上的,而非智力上的:“(崇高)所产生的最为强烈的情感,属于一种感情的心灵表达空间。”余慧文正是通过这样一些力拔千钧的壮丽画面,这样一种令人感到意外的“崇高”,找到了净化心灵的源头。而另一面,她对画面细节的刻画,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尤其是当她的微距镜头距离拍摄对象是那么的近,切入的角度往往又是那样的奇特,使人几乎在一瞬间看到了一群来自遥远的天国、舞动不属于我们能理解的视觉语言的精灵。生命奇异的舞步,让敏感的观赏者一时间看到了生之灿烂。余慧文通过普通的单反相机进行全方位的拼接所构成的巨幅作品,不仅在整体气势上构成了崇高的意境,同时也正是依赖这样一种高清晰的像素将画面的局部细节纤毫毕露地展现给观众,引起心灵的颤动——这和微距摄影对细节的刻画异曲同工,只是在两个不同的极端,将摄影的本体语言巧妙运用。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从“美丽走向更美丽”的独断上升过程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幻,尤其是我们还没有走完从“优美”到极致的“唯美主义”的路程,更何况前面还有“审丑”的世界在等待我们……余慧文的探索也许只是一个美妙的开始,还有更为漫长的实践和生命的极致体验在等待着她。自然的风景一旦转换成诗人笔下的千古佳句,或是画家纸上的不朽丹青,抑或是摄影家镜头下或苍然悲壮、或清新秀丽的画面,总是一次次人与自然对话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余慧文的这些画面中想象出:一位执著的摄影者跋山涉水,不时地在寻找着什么,不时地在感悟着什么,终于会在一次湖边的日出,或是在山间的一次日暮,伴随着连续的快门声惊喜地叫出声来——找到了隐密在心灵深处的某种神奇瞬间,一刹那外化成为难以言说的感动。

我期待着下一次感动奇迹般来临,在余慧文的镜头中……

两年下来,效果蛮好,不但颈椎病大有好转,视力有所改善,身子骨硬朗了些,脑子还灵活了许多,反应能力一点儿不比小年轻差。

值得一提的是,放风筝虽说是一项比较安全的运动,老少咸宜,但也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选择空旷的地方放风筝大家都知道,但要尽量远离高压线等电力设施,也不要去交通干线附近、立交桥以及楼顶之类的地方,防止不安全。放风筝时不要不注意头顶更不要忽视脚下,以免失足跌伤。风筝挂到高处时,不要攀高摘取,小心失足摔伤。另外,放风筝时不要保持一个姿势时间太久,运动也要适可而止,不要过于劳累,还要当心阳光对于眼睛的伤害。